

中学卷

最美的

散文

2

马姗姗 编
刘书书 评

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
却也觉得芳草鲜花，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最美书系

最美的散文 2

马姗姗 编
刘书书 评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美的散文. 2 / 马姗姗编; 刘书书评. —北京: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 12

(中学卷)

ISBN 978 - 7 - 5301 - 2437 - 6

I. ①最… II. ①马… ②刘…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8091 号

中学卷

最美的散文 2

ZUIMEI DE SANWEN 2

马姗姗 编

刘书书 评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 www. bph. com. 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14 印张 200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ISBN 978 - 7 - 5301 - 2437 - 6 / I · 852

定价:19.9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目录

CONTENTS

■ 阶前听雨

- 2 | 雨之调 张晓风 著
- 8 |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著
- 15 | 骤雨 (日本)永井荷风 著 陈德文 译
- 17 | 雨后花露 (日本)清少纳言 著 于雷 译

■ 思想的力量

- 20 | 《宽容》序 (美国)房龙 著 连卫 靳翠微 译
- 26 | 人生 (丹麦)布兰代斯 著 罗洛 译
- 30 | 影子 (波兰)普鲁斯 著 苗劭然 译
- 34 | 独语 何其芳 著
- 38 | 人的高贵在于灵魂 周国平 著

■ 如歌的青春

- 42 | 无怨的青春 席慕容 著

- 45 | 青年 苏雪林 著
48 | 草莓 (波兰) 伊瓦什凯维奇 著 韩逸 译

■ 四季芬芳

- 52 | 春底原野 许地山 著
54 | 树林和草原 (节选) (俄国) 屠格涅夫 著 丰子恺 译
58 | 故都的秋 郁达夫 著
62 | 济南的冬天 老舍 著
65 | 四时的情趣 (日本) 清少纳言 著 周作人 译
67 | 我的四季 张洁 著

■ 追寻之光

- 72 | 寻求幸福 (法国) 纪德 著 罗国林 译
76 | 灯 巴金 著
80 | 火光 (俄国) 柯罗连科 著 张铁夫 廖子高 译
82 | 远方有更美的天国 简媜 著

■ 时光梦幻

- 86 | 匆匆 朱自清 著
88 | 往事 (一) 冰心 著

目录

CONTENTS

- 90 | 落花生 许地山 著
93 | 铃兰花 (南斯拉夫) 沃兰茨 著 栗周熊 译
100 | 乡村大道上的孩子们 (奥地利) 卡夫卡 著 冬妮 译

■ 精神家园

- 106 | 精神的三间小屋 毕淑敏 著
110 | 《名人传》引 (法国) 罗曼·罗兰 著 傅雷 译
113 |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著
117 | 给后花园点灯 董桥 著
121 | 精神的殿堂 冯骥才 著

■ 闲情雅致

- 128 | 小巷人家 陈从周 著
131 | 蛛丝和梅花 林徽因 著
136 | 喝茶 周作人 著
139 | 雅舍 梁实秋 著
143 | 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 朱自清 著
145 | 《人迹》序 贾平凹 著

■ 游踪偶寄

- 148 爱晚亭 谢冰莹 著
152 音尘 黄裳 著
157 我的伊豆 (日本) 川端康成 著 陈德文 译
161 美洲之夜 (法国) 夏多布里昂 著 程依荣 译
163 静 (俄国) 蒲宁 著 戴骢 译
170 孟加拉风光·西来达 (印度) 泰戈尔 著 冰心 译

■ 乡土乡情

- 174 故乡的野菜 周作人 著
177 藕与莼菜 叶圣陶 著
180 鸭窠围的夜 沈从文 著
188 杜鹃随我到天涯 黄永玉 著
191 乡愁四韵 余光中 著

■ 万物生灵

- 194 天鹅 (法国) 布封 著 范希衡 译
199 白鹭 郭沫若 著
201 枯叶蝴蝶 徐迟 著
203 蜗牛 (法国) 蓬热 著 程依荣 译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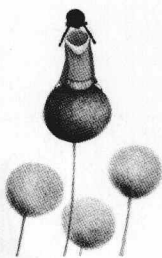
■ 古典意韵

- 208 | 与朱元思书 (南朝) 吴均 著
- 210 | 记承天寺夜游 (宋) 苏轼 著
- 211 | 牡丹亭记题词 (明) 汤显祖 著

阶前听雨

绵绵密密、嘈嘈切切，
可是那白居易诗中的琵琶语？
一声声听得见岁月的淙淙流淌，
时间短暂又无限悠长。





雨之调

张晓风 著

雨荷

有一次，雨中走过荷池，一塘的绿云绵延，独有一朵半开的红莲挺然其间。

我一时为之惊愕驻足，那样似开不开，欲语不语，将红未红，待香未香的一株红莲！

漫天的雨纷然而又漠然，广不可及的灰色中竟有这样一株红莲！像一堆即将燃起的火，像一罐立刻要倾泼的颜色！我立在池畔，虽不欲捞月，也几成失足。

生命不也如一场雨吗？你曾无知地在其间雀跃，你曾痴迷地在其间沉吟——但更多的时候，你得忍受那些寒冷和潮湿，那些无奈与寂寥，并且以晴日的幻想度日。

可是，看那株莲花，在雨中怎样的唯我而又忘我，当没有阳光的时候，它自己便是阳光。当没有欢乐的时候，它自己便是欢





乐！一株莲花里有那么完美自足的世界！

一池的绿，一池无声的歌，在乡间不惹眼的路边——岂只有哲学书中才有真理？岂只有研究院中才有答案？一笔简单的雨荷可绘出多少形象之外的美善，一片亭亭青叶支撑了多少世纪的傲骨！

倘有荷在池，倘有荷在心，则长长的雨季何患？

清明上河图

雨中，独自到故宫博物院去看《清明上河图》。

长长的卷轴在桌上平展开，一片完好的汴梁旧风物。管理员将我作笔记用的圆珠笔取去，而代以铅笔，为了怕油墨污染了画——他们独不怕泪吗？谁能故地神游而不怆然涕下呢？

青青的土阜、初暖的柳风、微曦的阳光似乎都可感到，安静古老的河水以迟缓的节拍流过幽美的幸福土地，承平的岁月令人不忍目触。

所谓画，不外是一些人，一些车，一些驴，一些耍猴戏的，一些商贾，一些跳叫的狗和孩子——但这一切是怎样单纯的和谐。

宋朝的阳光，古老一如梦中，汴京，遥远有如太古。唯清明时节的麦青，却染绿无数画家的乡愁。使我惊讶的是这个因雨而感伤的下午，何竟有一个女子会站在海外的一隅，看前朝宫中的绢画，想五百年来多少人对画而泪垂，想宇内有多少博物馆中正在展示着那和平而丰腴的中原。

走出博物馆，雨中的青山苍凉地兀立着。渭北的春树今何在？江东的暮云今何在？我呢喃着，一路步下渐行渐低的阶梯。

秋声赋

一夜，在灯下预备第二天要教的课，才念两行，便觉哽咽。

那是欧阳修的《秋声赋》，许多年前，在中学时，我曾狂热地醉于那些旧书，我曾偷偷地背诵它！

可笑的是少年无知，何曾了解秋声之悲，一心只想学几个漂亮的句子，拿到作文簿上去自炫！

但今夜，雨声从四窗来叩，小楼上一片零落的秋意，灯光如雨，愁亦如雨，纷纷落在《秋声赋》上，文字间便幻起重重波涛，掩盖了那一片熟悉的字句。

每年十一月，我总要去买一本《Idea》杂志，不为那些诗，只为异国那份辉煌而黯然的秋光。那荒漠的原野，那大片宜于煮酒的红叶，令人恍然有隔世之想。可叹的是故园的秋色犹能在同纬度的新大陆去辨认，但秋声呢？何处有此悲声寄役？

闻秋声之悲与不闻秋声之悲，其悲各何如？

明朝，穿过校园中发亮的雨径，去面对满堂稚气的大一新生的眼睛，《秋声赋》又当如何解释？

秋灯渐暗，雨声不绝，终夜吟哦着不堪一听的浓愁。

青楼集

在傅斯年图书馆当窗而坐，远近的丝雨成阵。桌上放着一本被蠹鱼食余的《青楼集》，从焦黄破碎的扉页里，我低首去辨认元朝的、焦黄破碎的往事。

一边抄着，一边忍不往的思古情怀便如江中兼天而涌的浪头，忽焉而至。那些柔弱的名字里有多少辛酸的命运：朱帘秀、汪怜怜、翠娥秀、李娇儿……一时之间，元人的弦索、元人的箫管，便盈耳而至。音乐中浮起的是那些苍白的，架在锦绣之上，聪明得悲哀的脸。

当别的女孩在软褥上安静地坐着，用五彩的丝线织梦时，为什么独有一班女孩在众人的奚落里唱着人间的悲欢离合？而如果





命运要她们成为被遗弃的，却为什么要让她们有那样的冰雪聪明去承受那种残忍？

“大都”，辉煌的元帝国，光荣的朝代，何竟有那些黯然的脸在无言中沉浮？当然，天涯沦落的何止是她们，为人作色的何止是她们。但八百年后在南港，一个秋雨如泣的日子，独有她们的身世这样沉重地压在我的资料卡上，那古老而又现代的哀愁。

雨在眼，雨在耳，雨在若有若无的千山。南港的黄昏，在满楼的古书中无限凄凉！萧条异代，谁解此恨！相去几近千年，她们的忧伤和屈辱却仍然如此强烈地震撼着我。

雨仍落着，似乎已这样无奈地落了许多个世纪。山渐消沉，树渐消沉，书渐消沉，只有蠹鱼的蛀痕顽强地咬透八百年的酸辛。

油伞

从朋友的乡居辞出，雨的弦柱在远近奏起，小径忽然被雨中大片干净的油绿照得惹眼起来。原想就这样把自己化在雨里一路回去，但推却不了他的盛意，遂支着一把半旧的油伞走了。

走着，走着，黄昏四合，一种说不出的苍茫伸展着，一时不知是真是幻。二十多年前，山城的凌晨，不也是这样的小径？不也是这般幽暗？流浪的中途站上，一个美得不能忘记的小学。天色微茫，顶着一把油伞，那小女孩往学校走去。为了去看教室后面大家合种的一畦菠菜，为了保持一礼拜连续最早的到校的纪录，以赢得一本纸质粗劣的练习本，她匆促地低头而行。

而二十年后，仍是雨，仍是山，仍是一把半旧的油伞，她的脚步却无法匆促了。她不能不想起由于模糊而益显真切的故园的倦柳愁荷。

那一季的菠菜她终于没吃到，便离去了；而那本练习本，她

也始终得不着，因为总有一个可恨的男生偶然比她早到，来破坏她即将完成的纪录。她一无所获——而二十多年后，她在芬芳的古籍中偶然读到柳州笔下的山水，便懊恨那些早晨为什么浪费在无益的奔跑上？为什么她不解人生的缘分？为什么她不解那一瞥的价值？为什么她不让故园最后的春天在那网膜上烙下最痛最美的印记？却一心想着那本不值钱的练习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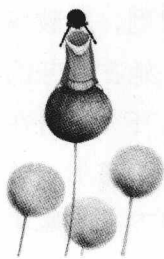
油伞之后，再无童年。岛上的日子如一团发得太松的面，不堪一握。

但岛仍是岛，而当我偶然从仔细的谛视中发现那油伞只不过是一把塑胶仿制品的时候，黄昏的幻象便悠然消逝了。有车，有繁灯，这城市的雨季又在流浪者眼前绵绵密密地上演了。

滴水藏海

看雨中红莲盛放，那是“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的少年，婉约中有昂扬；那在异乡的雨中独立在《清明上河图》前的女子，柔肠千曲，吟不完的是情思逶迤；还有那些道不完的古老情节在雨中回荡，说的是“一蓑烟雨任平生。”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著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有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裙边扫一扫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吧。

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这样想时，他

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他是厦门人，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二十年来，不住在厦门，住在厦门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摇过去又摇过来。残山剩水犹如是，皇天后土犹如是。纛纛黔首、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如是。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还是香港的谣言里？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思聪的跳弓拨弦？还是安东尼奥尼的镜底勒马洲的望中？还是呢，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柜内，京戏的锣鼓声中太白和东坡的韵里？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淅沥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

